

# 漫 雲

呂 迅 著

000414

海音社文藝叢書之一

1926

國立北平圖書館藏

848  
450-6

寫給亡友的信

目 錄

第一封.....	一
第二封.....	七
第三封.....	一三
第四封.....	一九
第五封.....	二一
第六封.....	二五
第七封.....	二九
第八封.....	三三



第九封	三七
第十封	四三
第十一封	四七
第十二封	五一
第十三封	五五
第十四封	五七

## 小說

她的母親病了	五九
初雪	六九

## 詩

月.....	七五
我生活中的一滴.....	七七
素風與碧水.....	七八
冷月下下的殘葉.....	七九
自題小影.....	八一
落葉.....	八三
母親.....	八五
颶風的一夜.....	八七
水和石.....	八九
送友.....	九一
雲語.....	九三
告訴我的朋友.....	九五

無題	九七
葉箋	九九
題 Mary 小影	一〇一
送別	一〇三
秋感	一〇五
我的心太柔弱了	一〇七
送友	一〇九
游頤和園	一一一
濃霧	一一四
像片	一一五
落雪	一一七
漫漫的良夜	一一九

心翼.....一二一

雜詩.....一二三

我愛.....一二五

周作人先生的附識.....一二七

### 雜感

是生還是死？.....一二九

臉子.....一三三

哭我的同學和珍.....一三七





寫給亡友的信

## 第一封

我最親愛的喬芳！

不知多少日子沒與你通信了，你怪我忘了你不？我想你是知道的，雖然我看不見你，你也許是常常來看來的，你既然能見着我，又何必給你寫信呢？就是寫了，教我向何處寄？唉！喬芳，喬芳！你真忍心棄下你的好友麼？還是由不得你？但是我們的情感能因不能見面而變易嗎？——不，不，我每日牀子裏不知復現你多少次；所以知道你必是常常來看我了；不過你見着我了，得到安慰了，我如何能看見你呢？我向來不信靈魂不滅，因為你的原故，有時也不能不改我的見解了；但是靈魂到底滅不滅，又教我從何處證明，不過聊以自慰就是了

。人家說生離死別是最難受的，「黯然消魂者，惟別而已矣。」我以為生離是兩方面都難受，有時通通消息，還可以減去許多苦惱，得到許多安慰，……死別可就苦了生者了；有話也無處說，想念也尋不着  
一見，……禱芳！你說是不是啊？

自你那天早上沒及見我的面走了以後，就寡永別了嗎？當時又怎能想得到？若是想得到，無論怎麼我也不上課。把你親自送上火車，也可以多聚會幾分鐘！唉！真做了功課的奴隸了。不過那時候學校太專制，不許北京無家的學生隨便告假，管我們像管囚犯似的，若是現在，怎能不和你作最後的握手？當我第一小時的功課完畢的時候，跑到病室裏一看；只有零零碎碎的幾塊紙在地板上，未服完的兩瓶藥水在茶几上，……我親愛的朋友不知到那裏去了！雖然看見這些的現象；仍不相信你已經走了；前院跑到後院，茶廳跑到校園……及至衙見侍

候病者的老媽子才知道你哭着，病着，冷清清的單獨的走了！第二小時的課你猜我聽見先生講的甚麼了沒有。喬芳，我的好友！當你病中通信的時候，又怎忍心把這些傷心的話告訴你？只想你好了回北京的時候再談，那里知道——

有一天夜裡反復展轉的睡不着，大約夜深三時的光景才勉強入夢：見你笑嘻嘻的走到我床前，我問你病好了嗎？你說：「好了！回來改入國文科了……」早起起來歡喜的甚麼似的，急急的發了一封快信，問你是真好了，還是我積思成夢？唉！誰知道我發信的第二天就得到你的惡消息；當我回胡君尚芳到茶廳的時候，經過內辦事處發信的地方，見從蘇州來的一封信，不似你的筆迹，心裡就亂跳起來，手也發戰，拿着信只是不敢拆，後來還是胡君代看的，喬芳，喬芳！你最後和我談的話，竟教我不能信了！

你託我的事都代辦完，與你母親通了二年信，後來去信總不見復，不知道老人搬了家；也不知道甚麼原故，所以只得中止了！力薄如我，怎能去找她呢？即便到了你的家鄉，又教我到何處去找？妹妹——你當不厭「人任人情在」吧？最可憐是她老人家不能自己寫信，所以弄到不能繼續着通信了……因為來信常說請人代寫不易！妹妹！你原諒我嗎？

飄飄落雪二尺餘的一個禮拜六的下午，我冒寒踏雪的強辭舅母等回校，你泡了一壺紅茶，烤了兩張糖餅，孤單單的座在爐旁等我，見我從雪地裏跑進來的時候，你是怎樣的喜歡啊！我們烤着火，飲着茶，吃着餅，談着笑話……又是怎樣的神情？後來我們到院子裏，把雪掃在一處，作成一個雪小孩，在他的腹中點一枝蠟燭，照的他的心腸格外的光明！雪是年年有，爐火照樣的紅，那個禮拜六同玩的人那

里去了呢！妹妹！還記得不？

每個禮拜六的晚上，我們交換着篋頭，我怕你累著，教你少篋一會，你就說：「現在這個頭是我的了，你不必管吧！」我回過頭來對你笑笑，你也微笑向我作個怪樣子，引的笑得抬不起頭來。這樣的情形清清楚楚的在我眼前；可是灰塵眯目的北京，「你的頭」也得我自己管了；不過不忍在禮拜六的晚上蓋就是了！

我向來人家待我好，只有心裏感激，從不輕易說謝，你忘了嗎？一個春假的期內我生病，你也在病着，學監先生教我到醫院，你悄悄的對我說：「先生若陪你去，回來可謝謝他呀！」這樣小的事你都關心到，可見你對我的注意了。不惟學問上切磋，行為上的勸勉。……精神上的安慰，真是不能說，也不忍說了！我們純粹的「友愛」不知甚麼原故造成功的？現在你竟先我而死了！你竟先我而死了！

你送我最後的那張像片，我用珍珠梅鋪在你的腳底下，清香的丹桂放在你圓圓的面前，右手邊一朵很小含苞的玫瑰，左手一朵碧色如玉，不知名的花兒，……總之，大大小小，疏疏密密，把你用花像彩雲一般的圍繞起來，我這枝拙筆，實在不能詳細的告訴你，因為我不會描寫，等以後寄給你看吧！若你能來，就自己拿看，在我書案邊，許多精美的畫片的裏面，不過恕我不能親自遞給你。

越寫越寫不完；但是大家都睡下，我很害怕！不能和你網談了！敬祝你長眠永醒的快樂！

云沁十三年，十二月，十七日

## 第四封

我的朋友喬芳！

昨夜除夕，別人多守歲，我偏想早睡；剛剛入夢，就被鞭炮乒乓的聲音驚醒，反來復去直到天亮，我母親催着我起來過年，只得起來了。接着親戚們高高興興的來了；恭喜，恭喜，……叩頭，叩頭，……的鬧個不清，我只是對他們笑着，送些糖果給他們吃，抽空把我屋裏的花草搬出來，一盆一盆的用噴壺代牠沐浴，一點鐘的工夫，那蒙滿灰塵的花葉，都抖搜起精神笑嘻嘻的對着我了，牠是如何清潔，我是如何安慰呵！妹妹！你爲甚麼不來幫我的忙代牠沐浴呢？

我們卅晚自製花片的事你還記得不？今年在京求學的朋友多半出京了，就有一二位親近點的朋友，她們也都有比我好的朋友同玩，我



又何必去約她們，自討無趣？倘若是你活着，一放假立刻就到我家裡來了；但是你現在到誰家去了？！

唉！既見不着你的人，又夢不見你的影子，心裏的滋味真是說不出來，可恨的艱如嚼，爲甚麼不教我睡呢？！

云沁 舊曆元旦

## 第五封

喬芳

前日給你的信說；我在京的朋友很少，覺著很寂寞，誰知我現在，不，暫時的好友慨然的來了，她來時的精神分外的清爽，身體輕快了許多，搶去煖烘烘的火爐，拿着條帚把她迎接到花田裡的屋子去，——因我不趕快迎接她女僕們就要作踐她，弄污她的素白的衣裳了。

正當這個時候我的舊同學胡君，宮君，先後來與我賀年喜，還相約同到公園裏去，那位好友也緊追緩隨的不離左右；因她們都有傘，我不忍離我的好友太遠，所以她很容易接近我，給我戴了許多花朵，大衣上也着滿了鮮花，被他們看的難爲情，臉也發紅了，宮君說：『

你與你的好友親近就親近罷，何必臉紅呢。『我越發難爲情，一句話也答不出來，只是望着她們傻笑。』

兩手摟着我的好友，跑到最高的一座山上；只見小橋，池水一色；蒼松，古柏皆穿縞素的衣裳，石山曲路回凸的花樣新鮮；遠接近屋雕琢的玲瓏恍目。

胡君說；我們照一張像罷，但是照像者怕我的好友不願給我們照，後來我說你不必怕，只能成個影子就得了，好壞都要，他才答應了。我們快快樂樂的跑到小池的旁邊，山石的後面，我高高的舉着我的好朋友，也給她戴上一枝松花。喬芳！你當時在那里？看見我們沒有？你羨慕我的福氣不？

喬芳！你不要嫉妬呵，她不過是我暫時精神的安慰者，天熱了我就與她疏遠了，那能像你時時在我面前復現呢？但是她與我分別幾月

仍舊可以見面，你呢？不過幾月後的她，未必是幾日前的她，幾年後的你是不是幾年前的你？但是我又何嘗是永不改變的我？雖然大家都不能保持着永久的本面目，總是有個會期較有希望，有安慰；不過我們見面時我那位好友又當永別，像你一樣的與我永別了。

夜深母親催我睡覺了，願我們夢中相見！

云沁，二，一一，一九二四。



## 第六封

喬芳！

今年寒假裏我的朋友出京了許多，那位自然的好朋友——雪；來了兩三次，好像是來安慰我似的，她卻這樣體諒我，你爲甚麼那樣忍心呢？不但不和我握手面談，連個夢也叫我作不成！喬芳！你向來不是這樣很心的人，難道離遠了感情就冷淡了麼？初別這樣久要一句和我談的話都沒有嗎？有的朋友說：『好是好，不一定注重形式，精神能瞭解不通信也可以。』『真好的朋友，致他們分別數年，不通一封信，得不到一點消息，果能情感不改（心神慰貼嗎？）果能積年的話，一朝言盡嗎？喬芳！你從前一日不見我的信，就連發快信，不知怎樣問，怎樣說才好；但是現在教我向何處寄快信，問消息呢？』

在這個寂寞的時候，幸有一位真率貪玩的表妹從天津來；她喜歡唱戲，我願意靜談，她願意早睡，我獨自看書，有時陪母親同她出去玩；不過太熱鬧的地方與我很不相宜，歸家後常感煩悶，倘若有你安慰我，一定快活多了。不過母親和表妹都很愛我的，因為嗜好不同；所以她們不知道我的苦惱，我很能諒解她們；但不能不念妹妹。

近來我的性情似乎改了，以前以為可氣的事，現在反覺可笑，遇着甚麼合意的事固然喜歡，不合意的事也不過笑笑；因為那天落了一日的大雪，積滿了山谷，蓋遍了道路，成了一望無際的水晶世界，但是太陽一現，仍露出萬物本來的面目，污穢不堪的面目。人生亦不過如此；將生死的迷夢打破，名利的虛榮看透……；又何必相信世界是可以刷洗清潔，人生是可以讚美的，也不過瞬息間，像雲一般的消失了就是了。

今天身體很不好，所以談了些無秩序的消極話，不敢再繼續談下去了。此祝無限的長途平安。

濟沁二，一四，一九二四。





## 第七封

喬芳！

假期原是休息的機會；但是我反勞倦的很；既不能怪自己，又不能怪別人，我又不滿意那半身不遂的社會制度，與自己的環境。趕快樂，找安慰，……但終於病了；正患病的時候，表妹偏又要離開我；因他在父母面前求的假期已滿，不敢多留了。

我原擬送她到天津；因病的緣故未能，她瀟出房門的時候，眼圈一紅，我也不知怎麼一言不發的竟先跑到門外上車去了，送客反到先行，恐怕也是我創造的禮節！一路狂風，已够使人神迷；更看見嗚咽繚繞的青烟，是如何慘淡的景象啊！一個鉄心腸的工人，拿着鈴偏很愜的從我面前搖過，所以我不敢抬頭去看隔着車窗的表妹了，因為她

如小孩子一般，常常喜歡哭的。

像我這樣的怪性情，還有人願近我，常得到許多的安慰，我的朋友待我都好，我每感到對不起他們，自己不近情理的脾氣發的太多了，喬芳！你說是不是？你病危時叫我去，盼我去，終歸未去，就可以証實我對朋友的冷淡了罷？雖然如此，你們仍能原諒我，親近我，這或者是我的幸運？

人們的離合，有時覺着很難，有時又驚其容易；分別多日的朋友，一個一個的都回來了，使我正患病的弱者，不能不感着驚喜；喜的他們回來了；驚的這樣一個長假又隨波逐流的過去。三分考卷才作成兩分，還不知結果如何，先生未看，自己先感着不好了。喬芳！你當知道我向來不願作我不願的事；更不願任何人逼着我作事，我相信勉強的事終得不到好結果的，得到了也是無價值的。但是天下的事，不

願意的，終是多於願意的；不知能不能將不願意的，當作願意的作去？

今天想談的話很多，可恨病魔太親近我了；要和你繼續談下去也不能了。此祝病魔永不敢近你！

法沁二，二〇，一九二四。



## 第八封

喬芳！

暗淡慘黃的天氣，分外增添人們的愁緒，不但不和你談幾句話；人生原如遊戲；但成人和赤子的遊戲不一樣，赤子每日遊戲而不知是遊戲；不知道遊戲而遊戲，乃是真遊戲，成人當煩同時尋消遣找開心，名爲遊戲，其實是偽遊戲，失了遊戲的意思了。我也是成人的一個。現在既覺悟了，所以要收回我的「天真」，過我真遊戲的生活了。

讀書讀的疲倦，賦性忘了就寢，夜深剛剛入夢，恍恍忽忽的走到一處荒涼寂寞的曠場裡；手中好像拿着平日很喜歡的一個風箏，隨着徐徐的清風把她放起來了，漸飄漸高，風力越增加，像我這樣無力隄

軟的手腕如何能掙得住？她一點不顧念的在空中飛舞起來了。她若一直上昇，當和那些白雲，彩霞……作良友，若降下——被自然偉大的吸力吸到海洋的中心裏，就不免和那些金光閃閃的魚蝦爲伍了，她倘能忍耐勞苦，飛還她可愛的故鄉。是我所最盼望的。但是，她的自由，我又何必知道，不過論友誼，不能不有動於中。我不自主的，望着那些流水般的行雲，不住的喚我的八友！她竟我離開了，她的影子漸漸的從我眼簾中消滅了！我只有祝她登天，遇着比我好的伴侶，更不敢大聲的喊叫，恐擾亂了她的歸心。（人之多言，亦不知畏）  
（二）餓子似的站着，不顧行人的注視。惟有忍流吞聲，不去追趕她，恐爲情感妨碍他無限的前途！……一陣難受醒過來了，原來靜靜的躺在牀上，仍是我入夢前的情形！不過窗外的風聲較大，淒涼的月影射到牀前。

喬芳，喬芳！我此時的思想好像含苞的花兒，而盛開，而飄零……！落了滿地紛亂的花瓣，很想把牠收拾起來，送到一處深山的幽谷裏埋葬了，永不被世人知道，但是能不能呢？可惜我無一種信仰，若有，我當高呼上帝救我了！

法沁二三，三，一九二四。







不由不想了；我覺得所處的地位很危險，不知得一個怎樣淒慘的結果。我母親已經五十七歲，食量雖然好，但近來很多病，未必有多少年的痛愛我；倘若有個好夕，教我一個人到那裡生活，怎樣生活呢？自己的學問既不能獨立，仰人的鼻息，敷衍，倚賴……的生活又不能，到底做甚麼？兄嫂有母親還不理我，沒母親時更當將祖產全行收回不認我了，就是認我是伯的妹妹，我豈甘靠他們生活嗎？不，決不！——

——生活還是小事，誰問寒，問暖的，痛愛我呢？人間一切的愛我覺着都沒有母女之愛是真的，我更不願承其他帶着假面具的愛。這樣孤獨的生活也不要緊，（做一天人做一天事），死於幽僻的山谷裏也好，葬於碧波千丈的海洋裏也好，……也好，我也不覺很慘；最不好的現象是近來我的精神太壞，飲食既減少，又常常失眠，連着看幾點鐘的書就頭暈不能支持，休息那倍的時間還不能恢復原狀，像這樣庸庸

碌碌的生活着，實在沒甚麼趣味。倘若不能將母親陪伴到老，她守了多少年的寡，精力全衰的時候無倚無靠，又怎麼的生活？她嘗對人說；（爲我生活着），我又不知爲誰生活着了！我常常開時談勸她，（人生如遊戲，誰也不知爲誰生活着，該怎樣就怎樣，有什麼可悲，可喜呢。）她終不能看開怎樣好呢？妹妹！你若在，我一定很放心的無牽掛了。雖然，你自己的母親還顧不得了；但是你到底有父親呢。總之，無論如何，我和我母親決不會同時泯滅，就不免經過一個很淒慘的路程，得一個極悲慘的結果。……妹妹！我不知爲甚麼越想越怕，當這樣的深夜裏，教誰能安慰我呢？妹妹你來吧，唯有你能知道我，安慰我，……唉，我真失望了！只有病母的呻吟聲，窗紙花啦，花啦！……的響聲，久不聽見的笑語和藹意芳的聲音，終於得不到了！

16  
15  
14  
13  
12  
11  
10  
9  
8  
7  
6  
5  
4  
3  
2  
1

## 第十封

商芳！

昨日下午課，信步走到樓窗的面前；校園裏淡紅的榆梅，紫色的丁香，粉白的梨花，……都盛開而放香了；我們那年所倚的一株梨樹開的花更多！恍恍惚忽聽見你輕脆清浙的笑語聲了；好像似有一個圓圓的兩腮紅紅的臉兒穩約在梨花叢中了，但是我才要跑去親近你；却不見了，竟是兩位認識她的面孔不知她的姓名的同學；她的右脇下伸過來，在那里密談呢！我只得輕輕的退後幾步，默默的靠着窗欄站住。我們以前爲甚麼不將全園的花下都站遍了？爲甚麼那株被我們站過的梨樹今年開的花分外多？去年冬日她不是像別的花木一般的乾枯了

嗎？她怎會重發葉重開花呢？！

妹妹！我告訴你一點小小的消息，這個消息若在幾年前告訴你，你一定要拉着我的手哭的，我恐怕你害怕，憂慮，……也決不告知你的；但是你現在是要歡喜的了，因為我一步步的走近你了，你歡迎不歡迎呢？你能見着我不能呢？——不問怎樣，我從未得過的病是發現了；連日便血，精神非常頹喪；四肢軟的幾乎不能拿物，走路，……今日到學校上課，才上了幾層樓梯，而腿一酸，險些兒跌下，（幸虧是早上人少，不然被她們看見豈不笑我這麼大還不會上樓？）心裡這樣想着，緩緩的扶着樓欄……走到講堂，仍舊和她們說說笑笑如往日似的；我覺着病弱是無異和舊日那些女子走同樣的路的。甚麼（弱不勝衣），（腰不盈握），娜娜婷婷，……許多形容弱女子的字眼，看見是可恥的。我願意活活潑潑的做一個人，做一個（敢做敢為）

的人，永遠保守住我的（信心），有生命一口（位）一日的事。因為我還要做人，因為我還有（相依為命的慈母）；所以我又不敢就走近你，恐要走近你，不免距離我的母親遠了；但是我的病容易醫好不能，到底是親近你還是親近母親，自己也不敢定，不能定了。

法沁一八，四，一九二四。





## 不 第 十 一 封

香芳！

久不寫信的原故不是我不念着你；因為有一天我們的通信放在棹上，被欄看見了，她勸我不要多寫這樣的信，常寫恐怕悲哀的情緒能傷身體，……我覺着終得不着你的回信，也是無趣的很，所以就止住了。那裏知道不寫信的苦更甚於寫出來：

每天碌碌朝夕，只感到單調生活的無趣，一時高興起來隨着朋友出去玩，但回家後更覺寂寞，或竟後悔起來。看書吧，更深夜靜的時候，母親不能陪我，被那蕭蕭的落葉聲，遠處的呼喊聲，……驚的心裏亂跳的極，我的胆量不如從前了，倘若你在我旁邊，也許還是

你的泣涕，但是你不知到了何處去了！宿芳！我何以感覺着世界這樣的無趣？喜歡我的朋友，常常怪我待他們太冷淡，我每日也不願看多少冷冰冰的面孔，到底是我冷淡，還是人們都冷淡呢？宿芳！我心裏的難受是說不出來的，不是不可說，乃是我的筆代達不出來啊！

數月來戰雲密佈，鎗彈炮雨，不知死了多少小民，多少老幼，婦孺，……；……；……；受凍挨餓，……；……；……；輾轉流離死於溝壑；……；甚麼這黨與，那黨敗，……；……；……；光怪淋漓，千變萬化，無窮無盡，我何幸而生於今之世，何不幸而生於今之世！宿芳！你問我有何感嗎？

昨夜月兒分外的光明，我逢早起的把燈吹滅，正在凝神聚思的時候，一陣狂風送來不少的落葉，忽然將我邊圍的寂靜驚碎，佇立於淡淡的清影下，似于似的回憶，唉！落葉是何等的孤零呀，雖然牠有些伴侶，頓懷失色的伴侶，漠不相關似的伴侶。

各路阻礙物很多，朋友的信來往不便；所以我久不得他們的信了；也好，免得我回信，也省了許多精神。——真無味；甚麼是好友，甚麼是孤寂？親熱起來教人無法應付，冷淡起來如同路人，——不，仇人似的，此又何苦來？而芳！我願變作一塊石頭，一點感覺也沒有；我願變成清泉，匆匆的流過生命的道路！

二，一五，一九二四。云云。



## 第 十 一 封

高芳！

星期休息的時候無意中發現你母親給我的信，你的影子又在我腦子裏復現了。你不要怪我無情不給你常寫信，也不和你母親通信；給你十封信從未接到你一個字；你母親已不知搬到甚麼地方去了，教我怎麼找得着她？有甚麼心情寫信給你？真的，我爲學校的事犧牲許多的工夫了，得到的結果滿意不滿意，那裏有勇氣細說給你聽！

前天晚上到車站送劉君往浙去，你還記得不？她和我們同了二三年學，你看見她的時候不是梳的兩個小辮嗎？現在長大成人了，已經變成太太，你說快不快？可惜我們不能像那時候的聚會，高芳！你

到底跑到甚麼地方去了？比新疆還遠嗎？她去新疆我都難受，你呢？你呢？！

真巧快一年不見的王君竟在車站上遇着他。他還招呼我，打聽我搬家了沒有，我告訴了他，但未請他來玩，我爲甚麼請他呢？他若不在車站上無意的遇着我，怎能打聽出我搬家沒搬？第二天他竟帶着她太太，小孩來看我，偏巧我還沒回家，聽我母親說他太太教給小孩催着他走，多好笑？誰教他們等着不成？本來朋友幾年不見面也是平常的事，像他那樣把朋友都忘了的人也教我好笑，從前每星期來一次爲甚麼？現在一二年不見面，不通信又爲甚麼？我固然對他也不大親近，不過始終是引他是個忠實的朋友，這就是對不住他的地方嗎？高芳！他待我的確忠誠三四年不變態度。他結婚的那位太太還先帶給我看，然後定的呢。他問我（好不好），我只能說好，你教我說甚麼？不

過也很對不起他，她長的到還不常，但是看着很利害，並且帶些俗氣，我爲甚麼說她好呢？這就是兩性朋友不自然的地方了！也是我對他  
不忠實的地方。喬芳！你想，我既不願他在我面前多費工夫，爲甚麼  
教人家失掉一個好機會？不過，從此我知道男子對於結婚的性急，只  
要女子肯嫁他就得，甚麼真愛，假愛？能嫁他的人他就願親近，不嫁  
他的就變成路人了。無論從前怎樣好，達不到他們的目的，立時疏遠  
，愛情，友誼，十有九是說着好聽的，喬芳！這是我們的不幸，也是  
我們的幸。我現在不能對於所有的男子都輕視，至少也看不起他的一  
多半，他們十人中造友誼的有一個嗎？不但不造友誼，真懂愛情的也  
不看見有多少！

我這幾天頭痛又犯，你也不給我摸撫了！這是星期六寬頭的原故  
嗎？真的，我有時說她也不願自己常寬，你呢？……



二六、一五〇。六〇。

## 第十三封

喬芳！

(教育)怎麼講？是僱些潑婦拖學生流氓打學生嗎？我求了十幾年學竟遇見這樣的教育當局可怕呀，這個樣還談甚麼(育)字！

不但是拖，打，……呢；三月十八政府的衛隊還實行開鎗打死好幾十個學生；我們學校死了兩個；那位姓劉的是今年暑假被他們拖過打過的，這次到底被他們害了！

我除了看過孫中山先生的屍體外一個死人也沒見過；更沒看見這樣慘死的了；當她的屍首抬回學校的時候，我先見着一塊一塊的血痕，一滴一滴的鮮血從白木棺裏流到地上，我怕了，心怦怦地跳動，不

敢往前去；但是想到她們爲愛國運動遭的慘死，自己不山的慚愧，並且勇敢起來了；跟着三四位朋友走到棺前去，呀！紅紅的兩個臉顯變成青白的了，笑嘻嘻的口兒見不着了，只有三四個咬緊了的白牙齒露在外邊，衣上一片血，一片土，是個二十二歲的女學生麼？是我共過患難的同學麼？再不聽見她細細的語聲了，再不見她跑東跑西的請同學們開會了，……女子雖然不少，有幾個不是玩物，奴隸，……唉，她竟死了！！

你們早死早污開了，我這樣的人怎麼好？想到這裏心裡沈痛的很，不寫下去了！

三，二二，一九二六

## 第十四封

商芳！

今天是我第一次送喪的日子，也就是我最悲哀的一天了。送的是誰不必我告訴你，你就知道吧？前次不是告訴你被殺人不償命的政府害了兩個同學嗎？今天才把她們送到善果寺去了！

如泉湧的熱血：

滴在地上，

染在棺上，

一條一條，……

一片一片，……

換來了！

哭聲，

歎聲，

笑聲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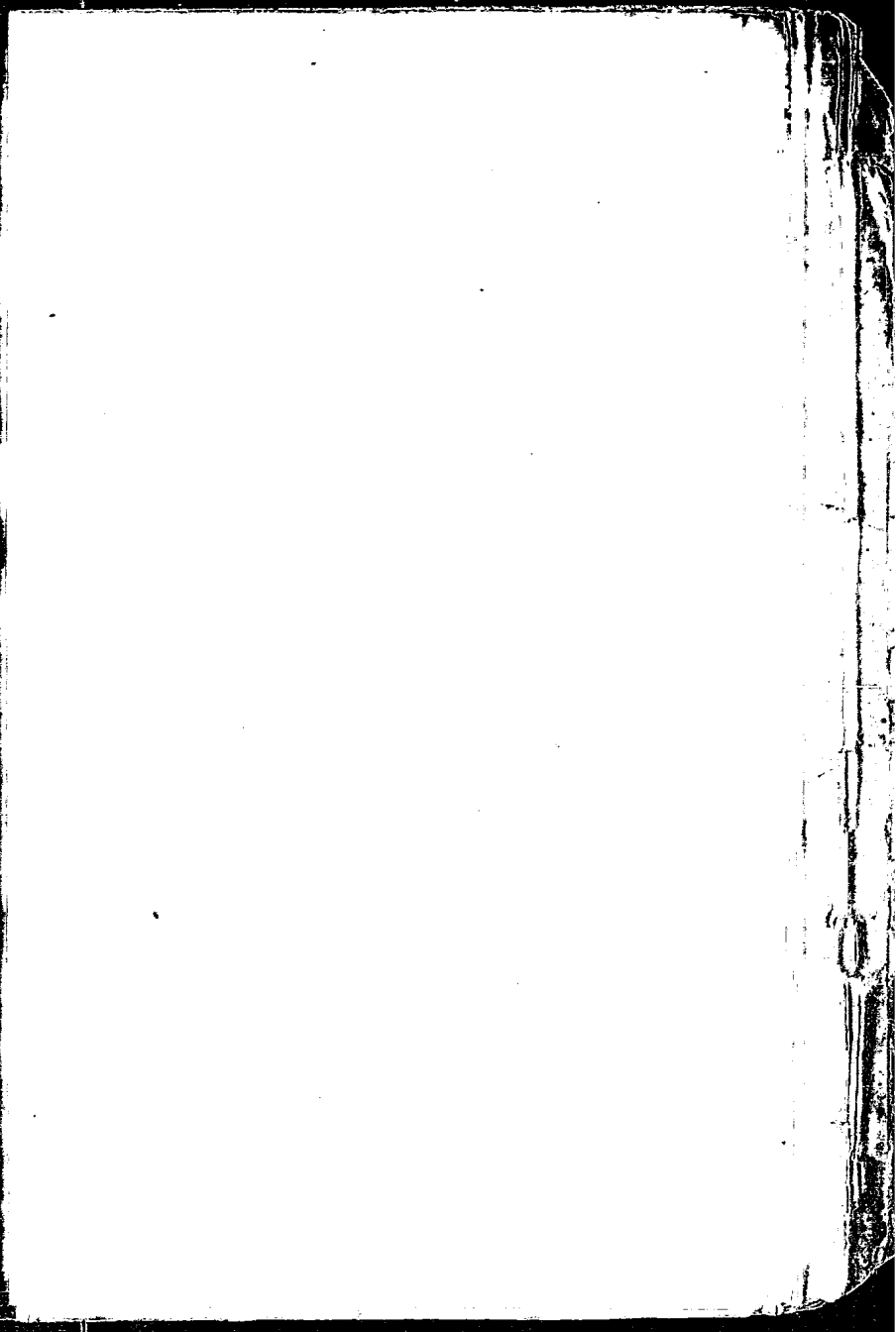
罵聲，……！

喬芳！愛國的結果就是冷僵僵的血屍躺在荒涼寂寞的寺廟裏！同學走了，朋友走了，她們的愛人也只得走了，唉，這就是她們最後的歸宿！起訴呀，報仇呀，豈不是一句空話，這樣冷冰冰的社會，豺狼似的政府，公理是甚麼？真理何時才能實現？喬芳！你早死也就是幸福了！

三，二六，一九二六。

小

說







兄希仁復十一月二日

雪芷坐在自修室裏一張椅子上，手中舉着那封短短的信，傻子似的瞅着東牆，連珠的淚只在她的眼裡想碰出來。歸去呢？還是求學？告假吧，這個學期還能再回校嗎？功課補習起來……不走吧，家裡的情形難道自己還不明白嗎？平日嫂嫂是怎樣地對待母親？母親一個人病着，誰服侍呢？現在時疫流行，聽說因之病死的人很多。哥哥又沒明說母親得的是甚麼病？母親惟生我一人，倘有……那時還說甚麼求學！

「雪芷你忙着收拾書籍作甚麼？快上課了！」  
「我要回家。」

「你爲甚麼要走？這學期的功課最多，又到考期了，以後不容易補啊！」

但是……我母親病了！」

你家裏不是有哥哥嫂嫂嗎？你這遠的跑回去，到了，你母親還好了呢。」

「不，我不放心，必得回去看看。」

「再見……再見……」

「再見……再見……」

雪芷在輪船裡，二尺多寬的一個吊鋪上躺著，有一只小小的黃光電燈，嵌在木壁上。油漆的氣味，一陣陣的送到她的鼻內，引起不快的反感。她默默的想：這個時候母親的房裡有人給她點燈了嗎？……同學們呢，正在自修吧？下火車時給她們的信，也不知收到了沒有？我走時不及和她們叙別，當不至於見怪？唉！知道能不能再見啊！……

「白板……」「紅中……」「一條」，花喇，花喇……船中打牌的聲音不住嘈嘈雜雜的送到她的耳裏。她正想快快的到家，靜靜的撫慰着母親，那裏還願得討厭他們。

「順天——明天不能進口，風又逆，霧又大，就是到口也不能靠岸。你們不信到船欄邊看看，風浪多麼大！霧有多麼重！……」

趺索聲，機輪聲……一刻也不停。船身搖動，上上下下的速度越來越快；外邊的風浪越掀越起勁。幾口白米飯，先從雪芷口裡怪難受的噁了出來；又是一轉黃水，綠水，苦水，後來吐出的水全帶黑紅色的……幸而她心裡還有些明白，要水飲又不能不出補拿；又豫有許多話要告訴人似的；但是茫茫大海中，誰是親人？誰來聽你？惟爲止不住的，低低的喚了幾聲母親！

兩扇黑漆的大門開着，雪芷跳下橋，三步兩步跨過了十幾層台階

；院子雖長，那够她走呀！但是進堂屋——中間屋——她可不敢進了；輕輕的掀起棉簾，緩緩的走到牀榻旁邊；心裡還是瑟瑟的亂跳，這次不敢高聲叫母親了！她母親灰白的臉向外躺着，花白的頭髮散滿了一枕，嘴邊糊着一條一點的乾血的痕跡，身上蓋一幅舊藍呢被，上面亂堆着些衣服……周圍的塵土竟積了有半寸多厚！

「你回來了呀！我的姪女？你母親真可憐！好一回壞一回，多麼受罪啊！一個親人也沒有在眼前！」

她微微點點頭，帶一種苦笑，搖手止住她那位族孀的話。等了幾分鐘的光景，她母親才從半睡的狀態裡醒過來，慢慢的睜開眼，發出顫動的語音：

「滾喇！是你呀！你真回來了嗎？……你？」

「是，我回來看看……」

「你一個人回來的？……誰去接你？」

「是，我走慣的路，不怕。路上很平安……」

她母親又閉上眼；從那深凹的眼眶裏忍着痛苦流出鹽淚來！雪芷癡癡的瞅着她母親周圍那些塵土，挺直的站着，哭也哭不出來，且恐引她母親格外的難受。雪芷的哥哥笑嘻嘻的從院裏說着話進來了。

「你回來！路上走了幾天？母親的病醫生說不要緊。我每天總得來看一次。你嫂子家事多，不能常過來，玉芬！他妾——年輕胆小，不敢陪，老媽子前天同母親噓氣走了。唉，真是沒法！你現在回來可好了。」

是！都是我不好，因為不知母親病的這樣重！……嫂嫂們都好吧？我待一會就過去看她們。哥哥請坐呀！」

「我有事，還有客在那邊打牌呢，一會再談。」

她哥哥匆匆的走了。他族嬸似乎也看不過意，跟着告別回自己家裏去了。

雲芷用一塊濕濕的手巾，輕輕的把她母親多日子沒洗過的臉擦一擦，旁邊的厚土也略掃一掃，倒杯水扶起她母親嗽嗽口，喂着喝了半碗稀粥。然後將房裏凌亂無序妨礙衛生的東西沒精打彩的整理一番。恍恍惚惚的把她沉悶的身子坐在一個小小的榻上。

太陽落下去，夜的黑幕漸漸的把這屋籠罩起來。來探望的人都漸漸的散去！單剩雲芷和她的躺在那裏的病母。一枝微光的蠟燭閃閃灼灼的在桌子角照着。她手上的表滴答滴答……一分一秒的這樣過。一陣嘻嘻哈哈笑樂的音浪從前院裡透進她的母親病房的窗子裏來。那不是她哥哥嫂嫂和侯婦……消夜談天嗎？夜深了，寂靜了！她歪倚着一個枕頭，面對着母親的病榻；聽她呼吸一會急促，一會細緩……咳

嗽幾聲又不吐痰，嘴裏模模糊糊的說些甚麼：

「你來了！……真好！……去罷！……別氣我哪！……哎喲，痛啊！……水！……唉……」

翠芷趕忙悄悄的走到她母親跟前去看看，眼是半睜着，問一聲要水不要，也不答應，摸摸她的頭，像火一般的熱！乾着急，到那裏請醫生呢？……惟覺心裏隱隱的痛疼，周身四肢都戰慄起來，真不知怎樣才能把那漫漫的長夜渡過去！

日光晃漾着，把她遠房伯父家一位妹妹送來了——她是個未入過學校天真爛漫的一個女孩子——

「雪姊！你可回來了？我昨天下午給嬌嬌煮好飯才回去，聽說你就來了；早知道多待一會多麼好。嬌嬌病了兩個多月，理也沒人理。大哥也是讀過書，出洋留學過的。不曉得怎樣現在只帶着嫂

嫂們吸鴉片，一天比一天糊塗。本家來看看，大嫂還要說閒話，誰恐怕別人偷去她的東西。她既知道東西好，爲甚麼不親自侍候病人？他們常常說：「你不過是個女子，進甚麼學校，讀甚麼書，小學畢業還不够又進師範；先人經營的遺產，多麼可惜，讓你每年多用許多。這次她母親要是……看她可靠誰？」你回來可好了，再不回來我母親也不教我來了。誰犯着得罪人？我若不是同你好，早就不願來受這些悶氣了。」

雪正雖然握着她的手，看着她；但心裡正打算怎樣請醫生，怎樣調養，怎樣托人僱女僕……那里聽清她那個妹妹一番的熱誠憤激的話？末後她停住了，雪正才帶着微笑，表現一種感謝她的意思說：

「秦妹妹！你不必生氣，我是很知道你的。東西，遺產，以後都給他們，那算甚麼，只要我母親的病好了……」





## 初雪

幻沁從朦朧中覺着時候不早，急睜開眼，見滿屋亮晶晶的，並感一些清涼意。拿過表來一看，七點才過五分。但伊身體好像比往日輕爽的多，遂起來預備上學。伊挾着一個粉紅色的書包，一步一步很快的踏着雪往前走。沉寂中惟聽見格止，格止，……脚底下響，像似雪與土談話，又像似叫屈。十分鐘後，伊黑黑的頭髮已變成斑白，玫瑰色的圍巾上開了不少的花朵，枯枝殘葉也都穿衣戴帽了。伊忽然想起朋友的幾句詩來，於是一邊走一邊輕輕的念着：

北風吹，

彤雲密。

樹樹瓊花，樹樹雪。

我這枝兒這樣肥，

他那枝兒那樣白。

靜悄悄，

情脈脈，

一邊聽詩人的高歌，

一邊看畫師的墨跡。……

凶沁一年中沒有這樣高興，一連上了四五時功課，也不疲倦往常聽不懂的功課也懂了，沒趣味的科學也有趣味了。對於每位先生所講的話，一字，一句，清清楚楚，聽到耳裏，深深的印在腦上。

這麼好的空，與朋友到個清靜地方才快活呢！但是約誰去好呢。李君，王君伊們不喜歡雪，吳君是很用功，怎好耽誤他的工夫？雖有幾位好玩的同學；我又不願與伊們玩。……去年與我玩的那位朋友，自伊結婚後，久不來信；來信也不過是些客套話，那裏還是與我玩

雪的伊！唉，去年的景緻，今日的現象，似同似異，引起人無限的感慨，無限的回憶！爲甚麼一個人必得要玩？多與誰玩一次豈不多留一層痕跡，多聚一次多一番無趣。……伊不由的靠在一扇玻璃窗口，凝望那天上的行雲，空際的雪舞。……

幻沁！你獨自在這傻子似的想甚麼？風從窗外吹進來，雪飄了一身，到底也應當多穿点衣服再出來呀！」

幻沁正凝神深思，被秀芷一叫，到嚇了一跳，回過頭來，微微笑着說：

「秀芷：你怎麼這樣大雪跑來了？」

「我試來找到公園玩去，你願意不？」

「我向來喜歡雪，沒甚麼不願意；不過今日同玩了，明年的雪天能不能同玩呢？」

「咳！你也太遠慮了，樂一日算一日，玩一時是一時；時間像箭一般的過去，人心是不停的變化，我就明年在京，想與你玩，又知你對我的感情似不似現在呢？」

幻沁點點頭，同伊的好朋友攜着手出了學校的大門。

幻沁秀芷兩個站在被雪蓋遍了的小山上：幻沁手裏握成一個桃大的雪球，從山坡上讓牠滾下去，伊也隨着牠跑，及到平地拾起來一看，已經有先前四倍的大！伊喜歡的了不得！喊着秀芷快來看！秀芷慢慢的一手握著掛單的前襟。走下山來，笑嘻嘻的對幻沁說：「你猜我兜的甚麼？」「雪！」「雪甚麼？」「在空中裏接的雪花。」秀芷把兜張開，見有許多的雪球！「你弄這麼些做甚麼？」秀芷也不回答，拉着幻沁就走，經過一段木橋，挨近那池邊的短欄，面朝着一行古柏，拿出雪球正正經經的照準一株樹身一個一個的丟去。那株不幸的老柏，立時腫

起了好幾處。「秀芷！你爲甚麼這樣忍心？伊開那麼多的一樹花，壓的還不够，何苦你再欺負伊？」喇！伊開那些花，多美麗！多快樂！伊何嘗怕壓？我不過加上點點綴，你反說我忍心，真是好心不得好報呵！」

雪已不落，蔚藍色天空充滿了水氣，靜悄悄連個鳥鳴的聲音都沒有，若不是雪襯托着，早就全黑暗了。秀芷催着幻沁回去；伊仍戀戀不捨的情形，眼望着周圍改造過的世界，跟着秀芷信步的走去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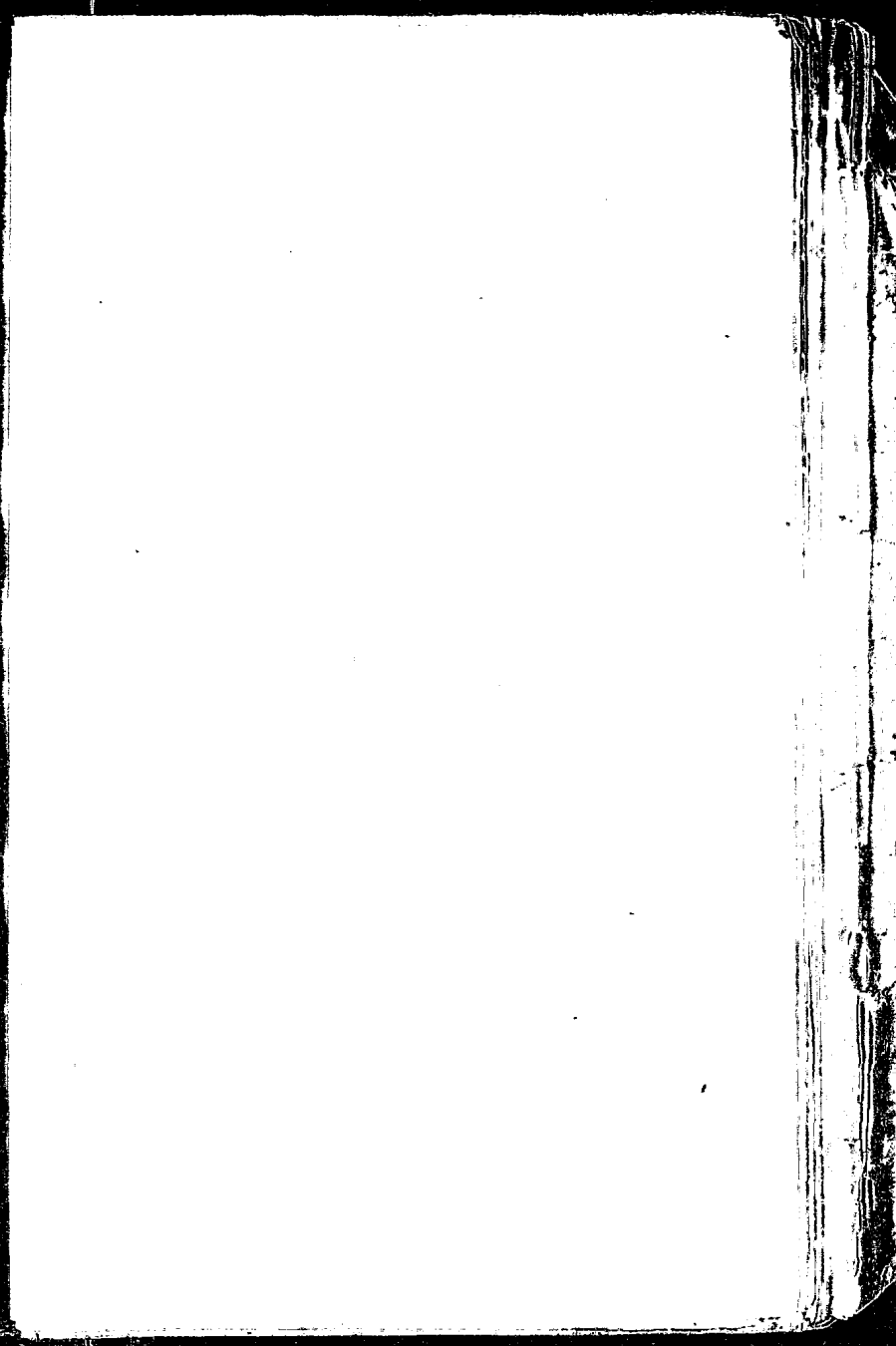
幻沁別了秀芷，自公園回家；經過一座古寺，遠遠只見一帶紅牆，黃琉璃瓦，都變成白玉。寺門旁鐵柵內，隱隱見一團灰黑的東西，蠕蠕的動着，等到近前才知是三個人滾在一塊！一個男子，約四五十歲，黝黑的臉，穿一件灰布上衣，一塊黑，一塊藍……的污跡，兩手抱着膝蹲在那裏，那個女子頭髮披了一肩，將那又黃又瘦的面龐，

幾乎遮住。衣服破碎的不能知道原來是甚麼料做成的。有個小孩躺在懷裏發抖，口裏不住的喊他媽媽……幻沁在車上坐着，好像冷水從頭頂澆下來一般，雖早上雪落了一身，園裏玩了許久，也沒感着那樣寒！伊穿了兩件棉衣，想脫一件給他；但不知給那一個穿上的好？……

……無情的車夫，今天不知爲甚麼，如飛的跑過去了！……  
幻沁沒精打彩的倒在床上，晚飯也不吃，默默的思想這一日的經過，快樂呢，還是悲哀？低低的唱一首「初雪」歌裏的幾句：感逝波，慢消磨。寒到君邊，寒到我。……

詩





# 月

柳眉般的月，  
向着我微笑，  
燦爛的一群星兒圍繞着她，  
格外的莊嚴了。

★ ★ ★

古松蒼柏梢頭的月，  
形如滿弓；

烏雲一片忽然將她掩蓋住了，  
唉！

小小的一片雲兒她豈戰不過！

★ ★ ★

夜半躺着看月，

花園緩步踏月，

水裡，樹間，地上，……的月，

誰是真月？

那個是我心裏所愛的月？

二，一九二三。

## 我生活中的一滴

慢步，慢步，……

小院，屋中，園裏，

聽風聲——淒淒；

對飛鳥——無語。

緩緩的彎下腰兒；

輕輕的捧着一朵白菊；

細細的聞牠的香氣。

★ ★ ★

靜寂，靜寂，……

汪汪的——犬吠；

咯咯的——雞鳴。

緊緊的閉着眼兒，  
急急的要到夢鄉去。

一一，三，一九二四，

## 春風與碧水

悠悠蕩蕩的碧水，

飄飄颯颯的春風；

是春風吹動了碧水？

是碧水招來了春風？

一五，四，一九一五，什刹海

## 冷月下 的殘葉

月兒分外的皎潔，

早早的把燈光熄滅；

是何處飄來的殘葉，

蕭蕭不住的泣訴？

\* \* \*

狂風忍心的吹殘葉，

殘葉偏能驚碎了我的寂靜；

狂風時時有，

殘葉可是去年的殘葉？

\* \* \*

我愛明月，

又憐殘葉，

淡淡的情影下，

一夜伴着殘葉。

一一，一二，一九二四，夜。

## 自題小影

是蒼海裏的一粟？

狂瀾中的冷月？

幻影裏的曇花？

★ ★ ★

甚麼是身外影？

甚麼是影中身？

只縹渺的萍踪，

隨波上下！

七，一〇，一九二三，





落葉

悲泣的落葉濺濕了我的衣裳，

悄悄的拾起來想葬牠於清波裏；

那面一個游人注視着我，

紅着臉兒又將牠棄於塵沙。

★ ★ ★

落葉你不必悲泣

狂暴的風兒常常起；

看呀！

那不是飄送來你的伴侶？

一一，一四，一九一四。



## 母親

迷離間喊了一聲母親，

伸手摸索，怎不在身邊？

從夢中哭醒了，

黑暗的窗紙已變白了。

★   ★   ★

掃潔母親的被褥，

疊起換下的舊衣；

我親愛的母親！

你床邊的月季，

已芬芳了。

★   ★   ★

母親，見了母親，  
我竟變成瘋兒了！

## 颶風的一夜

嗚嗚嗚嗚……的風聲；

不知

把那些留枝未落的黃葉，

飄送——

到何處去了！

只有——

胆怯怯的

顛巍巍的

朦朧

慘淡的涼月

還懸掛在皓空！

一〇、二、一九三三、二時

## 水和石

幽僻的地方，

一片止水。

白玉似的一塊石頭，

忽然墮入水底。

起，起，漩紋千萬疊，

轉的我神昏眼迷。

\* \* \*

止吧，止吧，止吧，

水兒！

轉啊！轉啊，轉啊，

漩紋！



\* \* \*

可感泣的「水」石，

何必在我生命流中

着這一点痕跡？

唉！

恕我倦惰；

不能知水于止，

還是旋轉到底！？

七，一八，一九二三，夜。

## 送友

一路冷清清，  
越聽越遠的汽笛，

不相識的人們

忍淚微笑着散歸了。

☆ ☆ ☆

如沸的熱血，

失魄似的衣風，

欲入夢怎能入夢？

☆ ☆ ☆

臨別匆匆的一握

不由我心跳手顫了，

希望這是第一次的我們  
第一次的接觸！

☆ 琴 李

能負重的勞車，

緩緩的走你凹凸崎嶇

……的路吧，

不要顧慮一切，一切！

八，二〇，一九二四•

## 雲語

採一朵自由的花兒對語：

山，川，湖，海——

都是我的故鄉；

東，西，南，北——

任意的翱翔；

雨，露，霜，雪——

終化成我的幻影。

展開我萬羽的雙翼——

遮護着那些田畝中的禾苗；

滴盡了我生命的血淚

潤澤在沙漠間的行人。

一陣一陣——

只聽見你悲苦的呼聲，

怎認不消你感人的戚容？

我們剎那間的相逢，

何必爭着萎殘？花兒！

一二，一三，一九二四。

## 告訴我的朋友

我們同賞的那些秋菊，

含苞了，

開花了，

已漸漸的萎殘。

去年希望多落幾次的雪，

落了，

早就落了，

但是我蒙着被兒睡去。

狂暴的波濤把橋梁冲斷；

西歸的雁子  
浪濤  
眯蒙了眼睛！

一二，三，一九二四。

無題

狂暴的大風！

我未嘗招惹你，

爲何只是——

飛沙揚塵的，

來侵污我？

○ ○ ○

鮮嫩婷婷的秋菊！

我原加意的灌溉你，

何以漸漸的——

萎殘凋零，

引起人無限的感傷！



和暖的晨暉！

○ ○ ○

透與人們驅寒的佳禮，

可惜挽留你不住——

昂然一步一步的走過去，

漫漫長夜的使者，

又近我了！

葉箋

颼颼颼的寒風，  
迷迷糊糊的夢境，

三片素葉，

飄飄的從天外飛來；

仔細看！

一片書滿悲音，

一片點點滴滴的幽怨，

還有一片——

被欲沸的熱血

染成了珠砂一般！

\* \* \*

是葉？

是花？

是果？

清氣？

香氣？

甘氣？

可歌！

可慰！

可泣！

二，二三，一九二三。

題 Mary 小影

是清晨的荷花？

是山裏的幽泉？

是林裏面的歌鳥？

瑪琍，我的小朋友！

蕪 蕪 蕪

蓮瓣似的小手

流轉自如的眼神，

天然的絲絨帽，

甜蜜蜜的小唇兒；

引得我魂飛千里了！

蕪 蕪 蕪

乾燥的大地，  
你來潤濕了；  
縹渺的衆生，  
有了歸宿。  
我愛你，更羨慕你。

七，七，一九二三。

## 送別

來去，來去，含了多少離情別緒？

你還須記得去年送振亞歸去；

你們握手相對，

眼淚汪汪的；

嗚嗚無情的汽笛緊緊的催逼。

\* \* \*

既有別離就必有聚會，

聚時快樂；

離時何必愁苦呢？

\* \* \*

去年今日送她；

今年今日送你；

你們洒淚，

我惟有微笑向你。

\* \* \* \* \*

團聚，團聚；別離，別離。

多識一個人多一番愛思；

少知一個人少一番別緒；

四，一九二二。

## 秋 感

日光一步一步的走過了花園，  
粉白牆上桂樹的影子也漸消沒了，  
寒浸浸的又須添加一層新衣。

\*

夜鳴不息的蟋蟀，  
那里去了？  
頻泣不厭的夏雨，  
似乎怕向冷森森的人間訴苦，  
也停止了牠悲哀的淚珠。

\*

颯颯拂拂的秋聲，



戚戚切切的情緒，  
飄飄茫茫尋找牠們  
一望無涯的歸路。

一  
○  
，  
一  
○  
，  
一  
九  
二  
三  
○

## 我的心太柔弱了

我的心兒太柔弱了，  
經不得強烈的刺激，  
只是願像長流的情泉，  
一步一步的走向西去。

※ ※ ※

我的心兒太柔弱了，  
不能記憶也不能記怨，  
模糊糊糊的像晨霜一般  
遇着日光消沒了痕跡。

※ ※ ※

風兒呵，你慢一點行罷！

痛苦呵，你待怎樣受呢？

我的生命，我的心靈。

我的生命，我將如何生活？

我的心兒，它在哭泣，它在哭泣。

三三。三三。一九二四。

## 送友

我和你同去，  
你教我獨回；  
冷冷清清伴着我的  
惟有綠柳和清風。

黎

卷

黎

胆怯不敢聞汽笛，  
又偏要壓壓的回顧；  
可憎生疏的面目，  
竟遮斷我的視線！

★

★

★

日日相見，

還是常言寂寞；  
兩月的闊別，  
可能像那  
流星般的渡過？

六，二五，一九二三。

## 游頤和園

一條線路，

兩旁垂柳，

波光蕩漾，

竟濺了我一身的清水。

※

※

※

踏遍了蘇堤，

遇着一處斷橋，

隔岸望花，

越急越跳不過！

※

※

※

崎嶇的石山

一步一步的上去；

荆棘夾路，

拉住了游人的衣裾！

※

※

※

上呵！上呵！

努力！努力！

戰慄吁喘的身體，

飽覽了全湖的景色。

※

※

※

青松叢中映着綠色的彩雲；

一片一樣形狀，

忽聚，忽散。

雲呵！你不要變了，  
我的心已是沈醉！

※ ※ ※

風翠間前的水，  
分外清澈，  
我與許君搖着小舟，  
無一個朋友敢坐；  
怕舟翻了嗎？  
你們也太把生命看重了！

四，九，一九二三。



## 濃霧

模糊糊的濃霧；

誰的我走了多少冤枉的路？

☆ ☆ ☆

慘淡暗灰的濃霧；

將我淚珠兒織成的

視線弄亂。

☆ ☆ ☆

忽湊忽馳的濃霧；

隨的我覓不着歸船！

，三，一九二五。

## 像片

我的朋友超君！

你寄我的像片收到了，

真誠的友誼，

我只得領受了！

\* \* \*

影裡的朋友，

雖不能快談，

竟得晤面了。

\* \* \*

朋友！

你也與我有同樣的感想嗎？

我也當寄一個幻影慰你嗎？

唉！恕我！

沒有那樣的勇氣啊！

\* \* \*

朋友像片的交換，

有甚麼稀奇，

又何況我，你，她全都認識；

唉，朋友！

我怕！………………

## 落雪

似霧，似烟，似絮？

飄飄霏霏旋舞；

倘能冉冉不止她的纖步；

任人們如何的掃除，

也露不出一點污迹，

任人們如何的踐踏，

又怎能印成足痕？

蹣跚的癡兒，

在那一望無涯的

水晶世界裡。

只願遊戲，

只願遊戲，

不暇問那里是歸宿，

不曉問那里是歸宿。

一一二，一一三，一一九，一一三，

## 漫漫的良夜

漫漫的良夜，

是何處一聲聲的汽笛

遠遠的飛來？

★ ★ ★

寂寂的書齋中，

只聞得滴答滴答

不知休止的鐘聲。

★ ★ ★

默默的獨坐，

惟有一陣陣的

梅香暗暗的送來。

★ ★ ★

呼呼的風吼時，

那些大大小小的

書兒慰伴着我，

忘了一切的疑懼。

一，三〇，一九二五。

## 心翼

薄脆微弱的心翼！

任意飛翔於厚霧濃雲的空際，

盤旋於無涯的碧海，

徘徊於稀少踪跡的幽谷；

奏她自然的樂調，

舒暢她醜陋重積的胸臆。

★ ★ ★

朝夕不住的消磨；

一點一滴一片的融蝕。

冰解玉碎的時候

乃是她可賀可歌的息期。





## 雜詩

一

灰黑色的道路

我願兩步并爲一步走！

二

縱橫的道路現在面前，

游人不知那條路上，

能飽覽美麗的景緻！

三

光明的道路還隔着重洋呢，

親愛的朋友涉着波濤過去吧！

一九二五，一九二五午後一時。



## 我 愛

我愛溫和誠實的言語，

我愛笑嘻嘻的面目，

我也愛和久別的朋友握手。

○ ○ ○ ○ ○

我愛燦爛似錦的花園，

我愛潺潺不息的清泉，

我也愛明月和白雪。

○ ○ ○ ○ ○

我愛的——但，

曇花似的謝去，

流水般的遠了；

我要見你，  
我要追你  
我到底  
是愛你。

一  
二，二，  
一九二四

我覺得中國新詩有一個毛病，便是說得太清白，大約是胡適博士提倡時留下來的餘弊。我想，中國韻文可以無韻，但古來傳下來的所謂（興）却似乎有點意思。近來新名詞裡所說（象徵主義）也不外這個變相罷。（興）不是比譬，只是一種（不即不離）的聯絡及暗示。詩經中例頗多，十九首：（青青河畔草）亦可爲例；如新詩中能運用此種筆法或能造成新的境界。不過這只是理論，要實行起來再看。

一九二六，四，十八。

乃是（三月十八）之後一個月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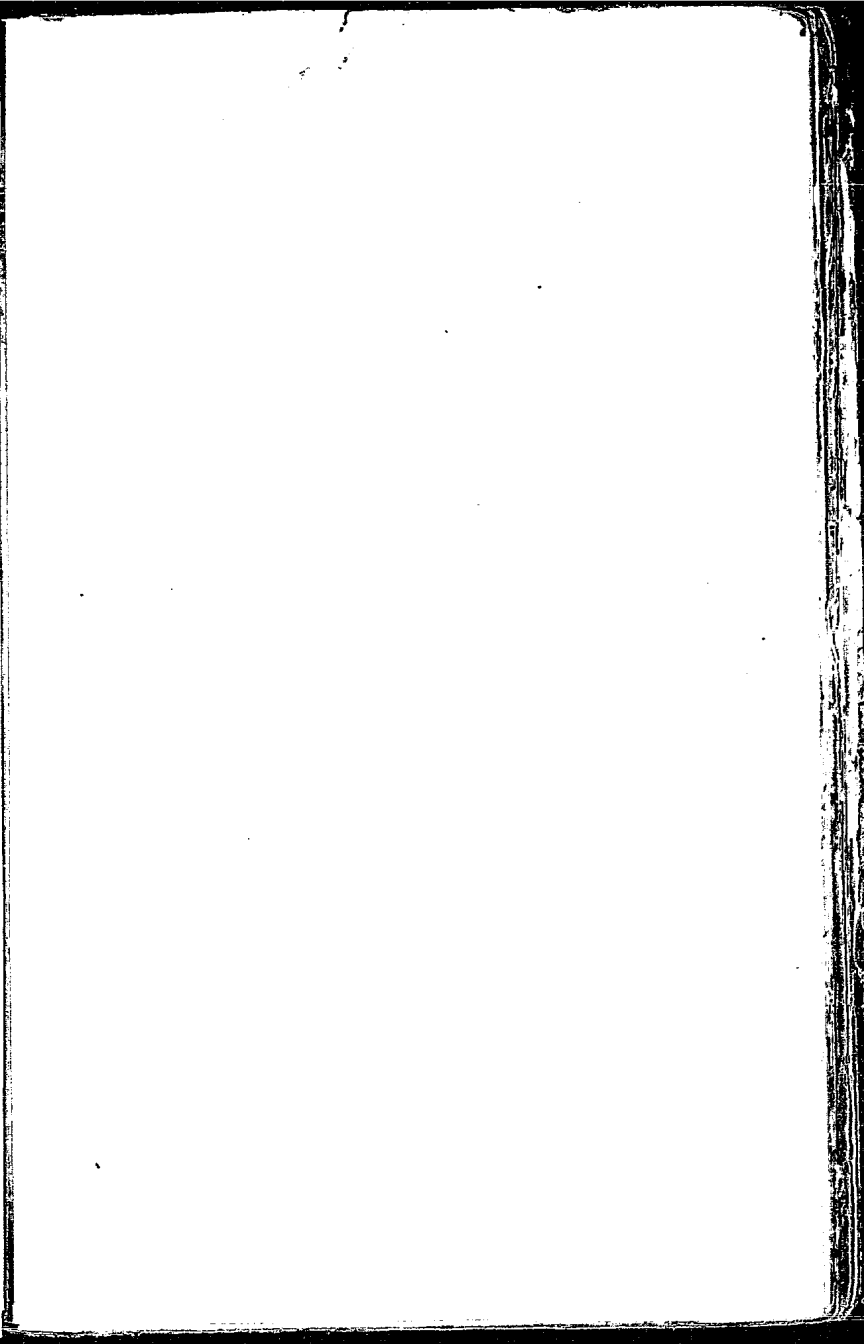
周作人附識



雜

感





## 是生還是死？

學潮，國恥，……鬧的我昏迷的很！每日奔走，呼號，……仍阻止不了殺人的殺人；陰謀的陰謀，這還能說我是一個生人嗎？祇能說幾句空話，滿街亂跑一會，雖生也等于死。若說是個死人，爲甚麼尙有感覺，常常碰釘子？碰了就碰了，却又覺得很痛，難道果真靈魂不滅，做人既不能「超然」，做鬼也還不能「超然」，少碰幾個釘子嗎？我懷疑，深深地懷疑：到底是生，還是死？

景宋做了一個夢，說我已經死了。死在她的故鄉的家裏；不但是死了，而且還有人肯吃我的肉，這是多麼可喜的一個消息！我常說：庸庸碌碌的生着還不如死；自殺嗎？沒有勇氣，——舍不得無人照管的老母，——但隨波逐流的活下去也太無趣味了，所以高起興來也做幾件搗亂的事，多數祇爲不安本分的事。雖然被小姐太太大人，先生

們目爲暴烈，……自己反覺着輕鬆些。好了，不能解決的問題解決了，景宋親眼看見我已死了，『痙攣了幾下就死去了』。果真那麼容易嗎？多麼幸福呵，還死在她家裡，她默默地注視着。若這樣，我真樂於死而不感寂寞了。

我常說：死的時候不必等的不能動的時候再死，尤其是我這樣的人。活够了，或者高興死的時候，不必因愛國，愛家，殉孝，……悄悄的跑到汪洋裏去，游泳般的碧波擁抱而死。既無親人，爲甚麼要那些僱來人來費手脚呢？況且像我這無勢無利的女子，未必有人肯發慈悲僱人來收斂呵。噯，多麼快樂，我竟死了！死在幾千里外夢想不到的景宋家裏，她還親眼看着我。景宋！你本不必流淚，有個地方死，死時又有朋友看着，屍體還有人肯吃，是怎樣可賀的事，可喜的事呢？我高興極了，我願當你夢中有用的死阿姊，不願爲你在校見着的

活朋友！望你保住夢中的印象，排去日裏的印象！所以輕易也就不找着見你。

荒年時大人吃小孩，強者吃弱者；現在中國平安的很。人們也進化的多，用工具吸收小孩們的熱血，伸出無限長的嘴吃弱者的靈魂。我何其僥倖而死在魯宋家裏，只被他們吃我的死屍？可是我現在仍有感覺，不知道到底死了還是活着。

七月十日



## 臉子

我忽然想起「臉子」這個問題了，隨手寫點出來和大家見見。可惜我不是畫家，不能把他們畫出；我的筆又太笨，也不能詳細地描寫。但終于不得要寫者，只因爲想到臉子的有趣。

爲滬案募款走到一家化錢如水的關太太家裏，我素來就知道她是常打牌，看戲……很能化錢的，以爲一定可以募得許多的錢了。才進門她一眼看見我手裏的冊子，便立即變了她初見時歡迎的顏色，換上一副冷淡的神情。當坐下想宣傳工人的苦況時，她却把臉仰的高高地好像屋裏沒人一樣，飽看了一會關太太的臉子，好容易才走出了她的大門。

劉百昭八月十九日帶着軍警，打手，流氓等類到女子師範大學，我不知利害的還到校去開會，匆匆跑進客廳，看見夾雜在各校各界代

表中間坐着一個圓臉子——像蟹蓋似的——凶橫中帶着油滑神氣，不必別人告訴我，我就知道他能做出侮辱女生的事了。好一個狡黠的臉子！到現在想起來，還不免要代藝術大學慶賀。

因同學舉我爲學潮的交際員之一，所以看見執政府武官的臉子，教育部當差的臉子，各名流學者，大門的臉子，警察廳守門人的臉子；像那些檢煤球老媽子，……等等的好看而奇怪的臉子，更不用說了。真是幸運，居然得看到了這麼多的不同的臉子！

一個人的臉子本來也不同，見了有錢的應當添上許多諂媚的顏色，叫作諂媚的臉子；報私讐自己不去犧牲而得到勝利，應當添上許多得意的顏色，叫作得意的臉子；見了有勢力的應當添上許多乞憐的顏色，這叫作乞憐的臉子；用着別人時是一副臉子，不用人時又是別一副臉子……。呵，人的臉子是奇怪的東西呵；人與人自然不同。時

與時自然也不同；但就是同人，同時，同地，……臉子又何嘗不會變換呢？！呵，有趣味的臉子！狡黠的臉！和奇怪的臉子呀！





## 哭我的同學和珍

和珍，和珍！爲甚麼竟死了？真死了麼？我那里能信你是死了！

真死了！

陰慘的天氣，雪豆雪花，打到我臉上，堆在我身上，我不知道濕，我忘記了冷，只是等着你從殺人不償命的地獄門前搬回來。我這里那里跑着，無目的地跑着，腦子裡不住的復現你：紅紅的兩腮，活潑的一對長眼，常常含笑的樣子好像站在我面前；但是想和你說話你怎麼不答呢？和珍，和珍！我無論怎樣設想也想不出你慘死的情狀呵！

問先生問同學，你甚麼時候回來，呀！你可回來了！沒見你的臉先看見血了；小白木的棺材上一塊一塊的血跡，我的心跳了，眼前發黑不敢去近你；但是總要看看你和樂的面孔，見最後的一面，鼓起勇氣跟着幾個朋友進去了。

白白的棺材一塊一塊的血跡，心又跳動了；但是我覺着不應怕你，同和黑暗勢力奮鬥的朋友呵！我看見你了！青白的兩腿，閉緊了的眼睛，上下的牙齒白白的露着，……衣上一條一條的鮮血，一片一片的泥土……和珍！我幾乎不認得你了！你的血爲誰流的？誰教你流的？我要哭也哭不出，只能蹣跚兩脚，咬緊了牙齒，心絃痛疼，沉沉地不知牠上面壓了多重的東西！

我十分的慚愧沒和你同死，因爲我的病救了我。不過像這樣的黑暗世界那里找得着光明？雖然光明早晚是被我們找着，但我們總歸要犧牲了性命的呵！你爲救國而死，求光明而死……總比作玩物而死，自私自利而死，……好的多，有價值的多。早死也就早脫離痛苦了！

殺人不償命的「政府」說你們是赤化，是暴徒，……他們真知道赤化怎麼講麼？暴徒還赤手空拳的請願麼？……可憐呀，冤枉呵；爲

甚麼向豺狼口裏討生活？仇敵面前去請願？找光明反向黑暗地獄裏鑽，錯了，死的冤枉呀！未死的民衆當另找道路走了！另一條道雖一樣的要流血，到底代價比你們多呵！可憐的和珍！同時又感謝你給我們的教訓。

我的同學和珍！直到今日才能大哭出來；因為他們要裝殮你，我們真要永別了，我大哭，她們也大哭；這是做中國學生的結果，有志青年的模範的代價。我痛哭，誰和我們同救危險的學校？誰和我們一同去爭女子的人格？患難與共的和珍，你到底有知無知？可能來告訴我一聲！



# 刊 誤 表

92 92 44 16 15 14 14 3 3 3 2 1 頁

2 1 7 4 4 12 11 12 7 2 1 3 行

18 3 6 6 7 12 1 18 10 16 字

第一次的接觸  
 第一次的我們  
 而合虫合合能信  
 改。離來誤

接觸  
 我們第一次的  
 兩和呈和和能不信  
 考？難我正

中華民國十五年八月出版  
中華民國十五年六月付印

版權所有  
翻印不許

實價四角

著者 呂迅沁

發行者 海音社

發行所 海音書局

總發行所 海音書局

北京沙灘三十二號

274



2  
1-2